

□散 文

古城巷口的乡愁记忆

蒋 兴

早年间，古城的巷口生长着各色摊点——早点摊、卤菜摊、小吃摊、水果摊，不一而足，有些已经经营了一二十年，早就在巷口扎下了根。它们虽小，却藏着古城最地道的市井烟火，承载着一代古城人的美好回忆和浓浓温情。

古城西街的清真寺巷口，打我记事起就是一片早点摊，售卖各种本地传统早餐，比如水饺、面条、油馍、油茶、炸点心、豆腐脑、胡辣汤等，其中最受古城人喜爱的还是炸点心。每天清晨，睡眼惺忪的人们匆匆赶到，盛一碗热汤，捏两个刚出锅的点心，当牙齿和点心接触的瞬间，伴随着“咔嚓咔嚓”的响声，这座城和城里的人们才算真正醒来了。

炸点心颜色金黄、口感酥脆、品种繁多、价格便宜，有油条、锅巴、糍糕、糖糕、麻圆、油炸花卷（当地俗称“狮子头”）、油炸粽子、油炸鳖子。油炸粽子是寿县土话，形似韭菜盒子，但不如韭菜盒子饱满，馅料是粉丝和葱段，寿县人把长豆角称为豆粽子，所以我猜测应当写作油炸粽子。油炸鳖子酷似鳖壳，中间凹，四周凸，还带有一圈裙边，故而得名。呈现这样特殊的形状，缘于所用厨具，其似勺非勺，似铲非铲，而是长柄一端连着一个碟子。制作时，舀一勺混合葱花和豆芽的面浆倒在碟子里，把表面抹匀，再把碟子整个浸在热油里。不一会儿，四周泛起绵密的泡沫，面浆定型后便脱离碟子，漂浮在热油表面。待其炸至两面金黄，便可夹起放在铁架上沥油。趁热咬一口，外壳酥脆，内里松软，葱香、豆香、面香混杂着热气儿往鼻子和嘴巴里钻，烫得舌头直打

卷，赶忙“嘶嘶”倒吸几口凉气。

后来，我离乡外出求学，偶然一次回家，发现巷口变得空旷而安静，原先的早点摊已不见了踪影。

我问父亲：“巷口卖早点的怎么没了？”

父亲说：“县里在城外农贸市场设置了夜市疏导摊群点，都搬到那去了。”

“那吃早点多不方便啊。”

“多走几步路的事，就当锻炼了。相比之下进出就方便多了，地面干净了，空气清新了，让人头疼的噪音也消失了。”

听着父亲的感慨我陷入沉思，仿佛回到了多年前的巷口：雨天，巷口的早点摊支起了雨篷、撑起了雨伞，蓝白红条纹的塑料雨篷打着补丁，用绳索和铆钉固定在砖墙上，雨水淅淅索索顺着篷面流下，落在混杂了泥土、煤渣、油渍、卫生纸和半个狮子头的水泥地上。摊前支着一口大锅，锅黑、油黑、烟也黑，一台大功率鼓风机与锅下的煤炉相连，“嗡嗡”响个不停，地上随意散落着几块燃尽的蜂窝煤。摊位旁摆着四五张矮方桌，每张方桌配三四把小板凳，本就不宽的巷口被挤占得只容得下单人通行……

“下午四点钟开市，你到时候可以去看看。”

“好嘛，我去看看热闹。”

下午四点，我跨上电瓶车一溜烟儿来到农贸市场。农贸市场坐落在新城区，周边分布住宅区、医院、学校，位置十分优越。市场内店铺林立，摊位众多，经营管理井然有序，往来人群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，好不热闹。

我漫步在摊位之间预留的通道上，白嫩的豆腐脑、黝黑的臭干子、金黄的炸鸡腿，各色美食琳琅满目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：“毛蛋——谁要毛蛋——”“八宝龙粥——冰糖雪梨——”“鸡汁豆腐脑——”胃里的馋虫渐渐苏醒。

我的一家卖炒饭的摊位前驻足，点了一份蛋炒饭。摊主是一位戴着口罩和工作帽、系着围裙的大哥，他拧开灶头阀门，用长柄打火机点燃灶头，火焰“呼呼”地喷吐而出。他左手把着一口乌黑油亮的铁锅，右手执一把铁勺，舀一勺油把锅润透，待油烧到微微冒烟，打入鸡蛋，迅速搅散，“滋啦——滋啦——”鸡蛋吹起泡泡，逐渐凝固成块状或絮状。大哥依次倒入配菜、米饭，颠锅翻炒，用铁勺把结块的米饭压散，铁勺、铁锅和灶台相互碰撞，奏起“乒乒乓乓”的交响。装盘上桌，浓郁的镬气扑面而来，我胃里的馋虫被彻底勾了出来，口舌一阵酸痒，止不住咽口水。我舀起一大勺放进嘴里，鸡蛋软嫩蓬松，配菜脆嫩爽口，米饭粒粒分明，美味又解馋。一番风卷残云之后，我打着饱嗝扫码结账，摊主大哥暂时没有生意，摘了口罩，正坐着玩手机。

我问：“老板，一碗蛋炒饭多少钱？”

大哥抬起头，笑着说：“6块钱。”

我突然觉得他有点面熟：“大哥，我好像在哪见过你，你之前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之前和父母在城里西街清真寺巷口卖早点。”

“是不是卖炸点心和豆腐脑、胡辣汤什么的。”

“对。噢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……”

“我家就住在清真寺巷，我之前经常从你家买早点。”

“哦，是你啊，几年不见，长这么大了。”

“是啊，说来得有小十年了……你现在怎么改卖炒饭了？生意和之前比怎么样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我父母做了大半辈子炸点心，每天起早贪黑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身体吃不消，索性就不干了，专心给我带小孩儿。炒饭在夜市很受欢迎，量大管饱，价格实惠，我学了一段时间就开张了。这里人流量大，生意比之前卖炸点心还好了。”

“挺好，人比之前应该也舒服些。”

“舒服多了，以前用煤炉，我每天早晨起炉子都被呛得直流眼泪。”大哥顿了顿说，“县里很重视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，统一要求用液化气并安装空气净化装置，少点油烟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。我的菜都是当天采买，新鲜得很，用的油也是品牌食用油，一锅一换。”

我鼓励大哥：“环境越来越好，古城越来越美，来寿县旅游打卡的外地游客也越来越多，你这炒饭真材实料、营养健康，生意肯定越来越火爆。”

大哥腼腆地笑了：“谢谢老弟。”

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”回程路上，我思绪万千：虽然巷口的早点摊消失了，但凝结在其中的回忆和温情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在夜市以更加文明、规范、健康的方式，继续滋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□诗 歌

雪花，猜不透人间的 AI(组诗)

杳白客

雪花，猜不透人间的 AI
头枕路牙石睡夜市，雪
这个下凡的小龙女
遇到早起的铲车
查护照
小龙女有点迷糊，说：“我是来看
麦郎的。”
铲车提示：“你错过城里的轿车，
请尽快换乘。”
她很不情愿，咕嘈一句——
“天宫全用手动挡，比不了
人间的 AI。”

雪中盐
站在人为的伤口上
盐是特工

雪闯进一位老人的庭院
好大的门前雪
闯进一位老人的庭院
铲车傻眼
她拄着拐杖，一只手
用铁锹开辟从床头到灶台的暗

道
两边的白，似乎默许
打一个喷嚏

□诗 歌

崛起的土地 (外一首)

许之格

最好的生活，在云上种菜
拥有这样的制高点，迎河小镇
便有了足够宏伟深邃的底气
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
寡淡的空间，也暖意融融

在迎河小镇
我想起淮河边崛起的土地
浩渺的淮水，将芦笋、萝卜、葡

萄
浇灌成一片片碧浪
以水得名的老镇
比神话中的银河，更富人性，更

显长情
遍地的瓜果
爱着高低不同的人间
在时光的册页上

□随 笔

三餐烟火照流年

孙 瑞

丁零零……六点的闹铃声准时响起。这才睡不久，咋又到时间了呢？手机屏幕的光线格外刺眼，上下眼皮像被粘在一起似的不肯分开，我摸索着起床穿衣。简单洗漱后，打开冰箱拿出鸡蛋、葱、蒜，清洗、切碎……一顿操作后赶忙看了看时间，六点十五分。拿起水杯装满水，脑海中迅速回想还需要准备什么，再瞟一眼时间，已然六点二十五分。赶忙上楼叫醒孩子，推开门时，他正闭着眼睛摸索着穿衣服，看着心疼又无奈。呀！我的好大儿居然准时准点自己起床，不用妈妈喊了，真棒！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顺带在他红扑扑的大胖脸上亲了一口。孩子笑眯眯地说：“自从妈妈给我买了闹钟，睡觉都安心多了。”我的好大儿，该学时认真学，该玩时尽情玩，一通“彩虹屁”开启了美好的一天。

开学不久，孩子就被流感侵袭。即便如此，他每天依旧早早起床，晚上学习到十点以后。那段时间，他的状态差极了，饭量变小了，话也少了，小脸蜡黄。我提议让他晚自习请假休息，却被孩子眼神坚定地回绝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这七年级的娃娃，搞得倒像要高考的状态。”不禁感慨，现在的孩子虽然物质生活充裕，但精神压力着实不小。每天在题海遨游，快乐时光似乎只剩周末——睡到自然醒，看一会儿自己喜欢书，摆弄一些小玩具，这或许便是他少年时期最美好的时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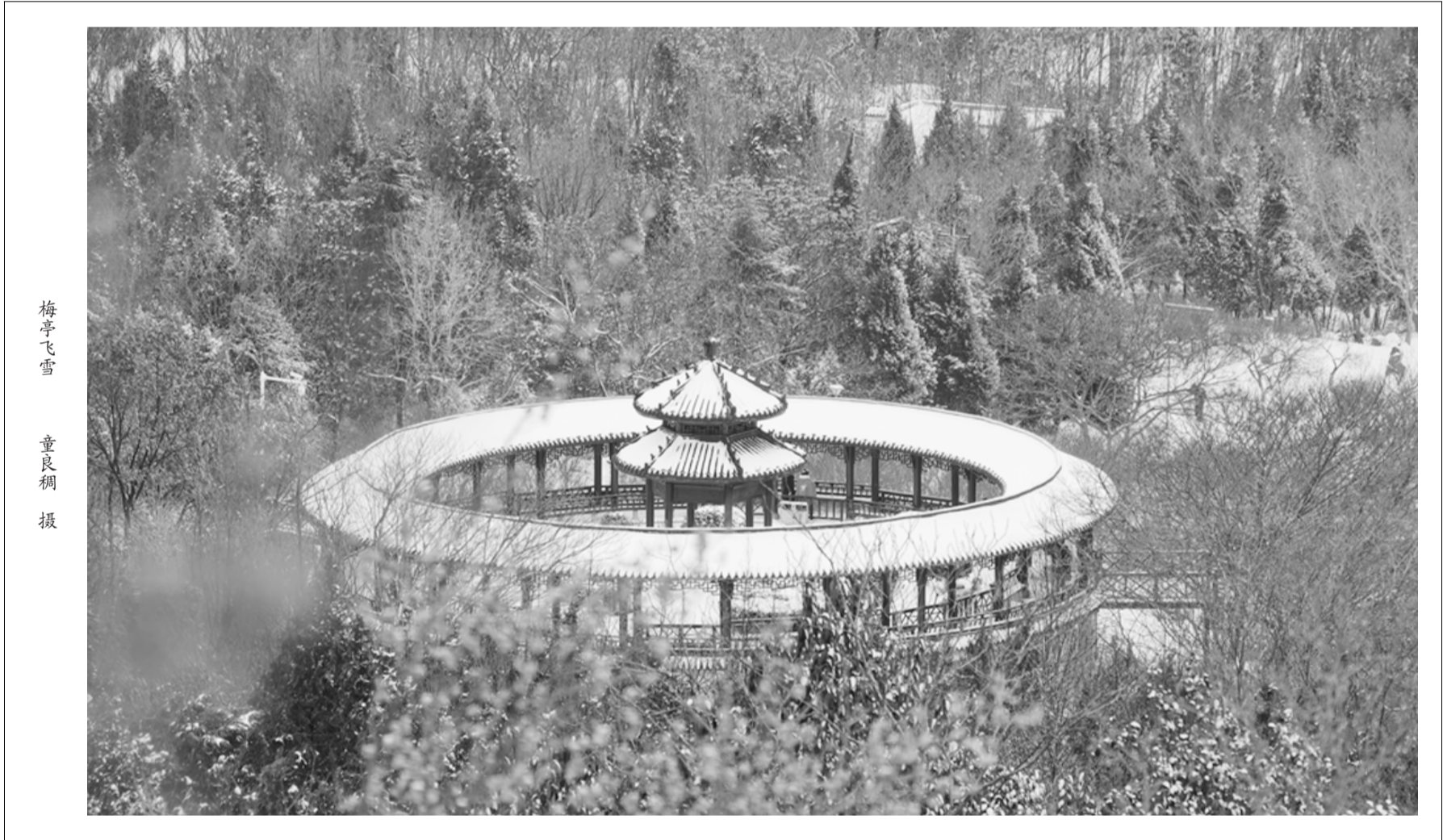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我小时候上学，最是开心。迎着朝阳步行数公里，不论下雨一身泥，还是天晴一身灰，蹦蹦跳跳间就到了学校。在校园里和同学一起踢毽子，三三两两聊足了劲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自制的鸡毛毽子，脚上穿着千层底的布鞋。毽子在脚尖腾空而起，旋转飘逸，轻轻落在

膝盖上、脚背上，趣味无穷。好玩的游戏可多了：“跑红旗”、跳皮筋、滚溜溜、跳房子……欢乐的画面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。放学回家，若是农忙季节，放下书包就去地里干活。帮忙装稻子，装好后用小推车往家里运，等全部运完，还得赶回家烧饭。彼时，院子里的鸡鸭鹅闹翻了天，圈里的猪也嗷嗷叫着要吃食，手脚麻利地喂了小马，依旧忙不过来。作业只能在泛黄的灯光下完成，那时的作业大多是生字词语，作文基本很少写，记忆中好像就没有数学作业这一说，所学的知识仅限课堂上的内容。有时遇到停电，便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凑合完成。每次回想起童年时光，嘴角总会不自觉地上扬。

现在，我的下班时间和儿子的放学时间刚好同步。下班后，我风驰电掣赶往学校接他，马路上车流缓慢移动，我焦急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。找了个狭小的地方停车等待，不一会儿，娃娃就晃悠悠地从校门口走了出来。坐上电瓶车，我们一路疾驰往家赶。

陪读的生活颇具挑战性。进入青春期的孩子，脾气总是阴晴不定。经常听他说，班里哪位同学情绪不稳定，爱好比较特别，还喜欢讲脏话、不尊重老师。孩子们之间容易有样学样，道理他们都懂，但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和该做的事情，着实不易。

初中的“苦”，不只是成绩带来的压力，还有日复一日的晚睡早起，在题海遨游的迷茫，以及时刻绷紧的神经。成绩终究只是一个量化的结果，但在这三年的过程中，孩子们要对抗的是疲惫与焦虑，还要学着在挫败中调整心态、咬牙坚持。即便最终成绩不尽如人意，但若能扛住这些压力走完三年，这份毅力与韧性，已然足为珍贵的收获了。



梅亭飞雪

童良桐 摄

□散 文

雪 忆

郑凌红

快乐是可以延续和传递的。天黑了，不愿意睡觉，毕竟外面银装素裹，犹如白天一般，加上浓浓的年味，可以有正当理由由走门串户，出去溜达一番。对小孩子来说，雪花的美就在第二天雪雾天晴时分，光线透过云层，绽放出别样的光彩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此时的雪地上是亮晶晶的一片，阳光在雪地上停留，一会儿直射，一会儿斜射，晃得人眼花缭

乱，却也颇有趣意。这正是打雪仗的最好时机。于是大家纷纷呼朋唤友，结伴而出；或是敌我分明，展开拉锯战；或是齐心协力，共堆雪人。更有那雪白的茶叶地里，几个小家伙一声不吭，匍匐在雪地上，顾不上雪水渐渐湿透衣襟，因为他们正在学着闰土传授给鲁迅的雪地捕鸟方法，聚精会神地准备拉系在支起竹匾的小木棍上的绳子……雪地上大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 征文(第三季) ——

大寒，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收官之章，于公历每年1月20日至21日如约而至，此时太阳抵达黄经300°。古籍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有载：“小寒后十五天，斗柄指向丑位时为大寒”，其名便昭示着“寒气的逆极”的气候特征。时值“四九”“五九”交替之际，民间“腊七腊八，冻掉下巴”的俗语，更是将这份凛冽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大寒的自然寓意，藏在“物极必反”的时序规律里。它是严寒的顶峰，不少极端寒潮往往在此节气席卷大地；它亦是新生的序章，“大寒到顶点，日后天渐暖”的民谣，道尽冬尽春始的轮回智慧。跨过民谚，二十四节气便完成一次完整的循环，新的希望在冰雪之下悄然孕育。古人观天时，察物候，凝练出大寒三

候的独特景致：一候鸡乳，鸡禽感知春气萌动，开始孵育雏鸡；二候征鸟厉疾，鹰隼之类的猛禽为抵御严寒，振翅疾飞、奋力捕猎；三候水泽腹坚，水域冰封直达中央，冰层厚实坚固，尽显冬日的沉稳与厚重。

在农耕文明的语境中，大寒承载着农人对丰年的殷切祈盼。“大寒见三白，农人衣食足”这句农谚，便是先民智慧的结晶。“三白”代指三场瑞雪，大寒降雪，一来可在开春后消融成汩汩春水，滋润干涸的田畴；二来能冻死蛰伏的害虫幼虫，减少来年的病虫害。雪兆丰年的背后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哲学。与之相对，“小寒大寒不下雪，小暑大暑田开裂”的俗语，则道出了无雪之冬的隐忧，尽显节气与农事的紧密关联。

大寒恰逢岁末，自然融入辞旧迎新的文化脉络，衍生出诸多独具韵味的民俗。尾牙之俗源远流长，自二月“头牙”始，每逢初二、十六皆有祭拜土地公的仪式，腊月十六的尾牙更是尤为隆重。人们备下三牲四果、香烛纸钱，祭拜地基石与土地公，既是感恩一年来的庇佑，也祈盼来年的顺遂。“踩岁”的习俗则充满生活意趣，旧时孩童争相踩踏撒在路面的芝麻秸，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的美好寓意，与“岁岁平安”的祈愿交织，在清脆的声响里，驱走冬日寒意，迎来迎新的喜悦。

大寒时节的养生与饮食，亦蕴含着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。此时阳气内敛，切忌运动过量、大汗淋漓，以免损耗耗气。向阳处的快走、慢跑、广场舞等温和

运动，最是契合时节特点。饮食上，应规避苦瓜、百合等寒凉食材，尤其是阳气不足者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，更需谨慎。牛肉能补气血、强筋骨，助力抵御严寒；白萝卜富含微量元素，可增强机体免疫力，皆是大寒时节的养生佳品。白灼肥羊的鲜香、鸡汁蒸萝卜的清甜，将饮食智慧融入寻常滋味，在暖胃暖心的同时，亦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。

从冰封雪覆的极致严寒，到萌动待发的春日生机，大寒是终点，亦是起点。它以凛冽的姿态，封存一年的耕耘与收获；又以悄然的萌动，开启新岁的希望与征程。在冬尽春始的时序轮回里，每一个节气都承载着先民的智慧，每一种习俗都镌刻着文化的印记，指引着我们在顺应天时时，奔赴岁岁年年的美好。

冬尽春始，时序轮回

代宜喜